

禮記正義

增補正統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勅撰

子曰至唯終

正義曰此一節明在下羣臣無問大小皆須恭敬

謹慎又君無以小臣而謀大事也

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

不足富貴已過也者沈氏云謂大臣離二不與上相親政教煩苛故

百姓不寧若其如此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是忠敬不足所以致

然也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

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者大臣

不肯爲君理治職事由邇近之臣與上相親比故也

邇臣不可

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者邇近也言親近之臣不可不慎擇其人道謂

道路言邇臣是民之道路邇臣好則人從之好邇臣惡則人從之惡

也君母以小謀大者言君無得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也

母以遠言近者無得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也

母以內圖外者

無得以內臣共圖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

不同恐各爲己意皮之交爭轉相害也某也則大臣不

臣不疾而遠言不辭受者若身如此則外通小之意合大

怨恨於君也疾猶非也近臣不爲人所非毀而遠臣不被障蔽故也

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者此葉公顧命之書無用小臣之

謀敗損大臣之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者莊后謂齊莊之后是

適夫人也無得以嬖御賤人之爲非毀於適夫人母以嬖御士

疾莊士者言母得以嬖御之士非毀齊莊之士大夫卿士者覆

說言莊士即大夫卿之典事者士爭也注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

互言之正義曰言近以見遠謂言近臣親比則遠臣不親比云

言大以見小謂大臣不治小臣治也故云互言之也注大臣至

陷害正義曰由大臣執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大臣忌小臣

或小臣忌大臣所以內外交爭若共圖謀轉相陷害故所謀之事各

於其黨與大臣謀大臣與小臣謀小臣是各於其黨中知其過失實

悉也注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正義曰知葉公子高者

左傳云世本文云臨死遺書曰顧命者約尚書顧命之篇子曰

至由聖正義曰此節明君不信用臣也不親其所賢而信其

所賤者謂在上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民是以親失者言以此化民民效於上失其所當親惟親愛羣小也

而教是以煩者言羣小被親既無壹德政教所以煩亂也

詩云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此詩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彼幽王不求我賢人如不得於我言禮命煩多也

既得賢人執留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於我上以力而用我引之者證不親其所賢也

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

由聖者此尚書君陳篇成王戒君陳之辭也言凡人未見聖道之時如似已不能見既見聖道亦不能用之也

子曰至惟終

正義曰此一節戒慎言之事小人溺於水者謂卑賤小人居近川澤者愛翫於水溺覆沒也多爲水所覆沒故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水者言卿大夫之君子以口傷人而致怨恨遂被覆沒亦如溺於水不能自治也

大人溺於民者大人謂人君也由君在上陵虐下

民則人衆離叛君無所尊故溺於民也

人君子下人等所以史及弱者皆仕於其慢而不能慎故也

近於人言

若遠於民則人不沒溺但由水近人則人得用之沐浴而曰曰狎

不復畏懼或泳之或游之無有誠忌至於洪波浪起亦猶習以爲常

故致覆溺也 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者德易狎者言有德

之人初時學其近者淺者謂言可得是易可親狎至大者遠者莫測

其理是難可親也初時易狎是易也終則難親是溺人也故云易以

溺人也 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者說德既竟此還釋溺

口所由費惠也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失在煩

數故云而煩也無以實言是易出也一出言駟馬追之不及是難悔

必爲物所憾所以有禍口費易出難悔被害是溺人也 夫民

閉於人而有鄙心者此釋溺民所由也言下民之情常自閉塞不通

人道故云閉於人也而用心鄙詐故云有鄙心 可敬不可慢易

以溺人者既閉塞人道而有鄙詐卒難告喻故人君當敬以臨之庶

其漸沫若又陵慢則必怨畔則國無民君道便喪溺也民處卑下易

可陵慢終致怨畔是溺人也 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者伊

尹戒大甲之辭言無得顛越其教命以自覆敗也

若虞機張者

虞謂虞人機謂弩牙言爲政之道如虞人射獸先弩牙以張也

然省括于厥度則釋者謂已心往機間省視箭括當於所射之度乃釋弦而發矢故云則釋言爲政之道政教已陳當以已心省此所施政教合於羣下然後乃施之也

允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

者此尚書篇名傳說戒高宗之辭口爲榮辱之主若出言不當則被人所賤故起羞辱也甲冑罰罪之器若所罰不當反被兵戎所害故甲冑起兵也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者衣裳在篋笥當服

之以行禮不可妄與於人惟所施干戈之事當自省已身不可妄加無罪浪以害人

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者若水旱災荒自然而

有非由人失所致故云天作孽亦可徙移辟災是可違也

自作

孽不可以逭者已自作禍物皆怨恨所在而致禍害故不可逃也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者吉當爲告天當爲先言伊尹告大

甲云伊尹身之先祖見西方夏邑之君謂禹也夏都在亳西故云西

邑也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言周書言言夏之先君有能

德行善則能終也

三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

正義

言德易狎而難親若其終始易親則全無溺人之事由其初則易狎後則難親當恒肅敬如臨深淵水若不肅敬則致陷溺故云溺人也

注允當為說

正義曰尚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

得諸傳巖作說命三篇是高宗之臣傳說也說作書以戒高宗也

注尹吉至亳西

正義曰云尹吉者上經已解尹吉為尹告故此

云亦誥也云天當為先者以天字與先相似故為先也云忠信為周者國語文也云伊尹言尹之先祖者鄭君不見古文尚書故云伊尹之先祖據尚書是大甲之篇言尹之往先見夏之先君是身之往先見非謂尹之先祖也云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者書序云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是始仕於夏也經云先見西邑夏故知為誥之時就湯矣以鄭不見古文謂言尹誥是伊尹誥成湯故云此時就湯矣與尚書同云夏之邑在亳西者案世本及汲冢古文並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及後乃徙安邑鄭以為湯都偃師為亳邑

則是安邑亦在毫西也

子曰至曰怨

正義曰此論君人相

須言養人之道不可不慎也

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

此逸詩也正長也詩人稱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且清絜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

誰能秉國

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者卒盡也言詩人傷今無復有先正之賢故云今日誰能執國之八成又當謙退之不自爲正者得其正道能用仁恩盡勞來百姓言今無復有如此之人疾時大臣唯專功爭美各自爲是也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者此穆王令君牙之

辭也言民心難稱所怨恒多夏日暑熱及雨天之常道細小之人惟

曰怨也

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者至於冬日是大寒之時小

人亦惟曰怨猶言君政雖曰得當人怨之不已是治民難也

注成邦之八成也

正義曰案周禮小宰職云掌以官府之八成

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

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

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會同九曰聽以聽治於

故尚書以爲君牙此爲君雅案尚書云小雅惟曰怨咨今此本亦資

鄭又讀資當爲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子曰至一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下之事上當守其一

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者

若身之不正言之不信則於義事不能齊壹行無有比類言行之無恒不可比類也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物謂事之徵驗格有舊有法式言必須有徵驗行必須有舊法式既言行不妄守死善道故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言名志俱善欲奪不可也

故君子

多聞質而守之者雖多聞前事當簡質而守之

多志質而親

之者謂多以志意博交汎愛亦質少而親之

精知略而行之者謂

精細而知孰慮於衆要略而行之此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君

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者自由也師衆也虞度也庶衆也成王

成君陳云言出入政教當由女衆人共知謀度若衆言皆同乃行之

言政教當由壹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者此曹風鴈鳴之

篇刺曹公不均平也言善人君子其威儀齊一也引之者證爲政之

道須齊一也

子曰至好仇

正義曰此一節明其朋匹之事

君子能好其正者匹匹偶言君子能愛好其朋友匹偶以下云君子
好仇故知此正為匹也

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者言鄉

方皆猶輩類也言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言君子善
者則為朋友也既好惡不同故君子之交可者與之不以榮枯為異
是朋友不善者則可憎惡之言有常也若小人唯利是求所善所惡
無恒定也

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由好惡有定可望貌

而知故近者不惑遠者不疑也

詩云君子好仇者此周南關雎

之篇詩意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則斷章云君子之人以好人為
匹也

子曰至威儀

正義曰此一節明交友之道唯善是仇

以威儀相攝佐也

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者以賢而貧賤

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絕之則惡惡不著也如此者
是貪利之人故云雖曰不利吾不信也

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者此大雅既醉之篇美成王之詩於時朋友羣臣所

攝我曰攝佐持以威儀也

以

求利者

二九行

二義七出

節日二

是身

私惠不歸

者言人以私小恩惠相賄遺不歸道德如此者君子之人不川留
意於此等之人言不受其惠也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先此

小雅鹿鳴之篇言文王燕飲羣臣愛好於我示我以忠信之道也周
忠信行道也惟以忠信正道以示我不以褻瀆邪辟之物而相遺也
子曰至無射正義曰此明人言行必慎其所終也將欲明之故

先以二事為譬喻也苟有其車必見其軾者言人苟稱家有車
必見其車有載於物不可虛也言有車無不載也苟有其衣必

見其敝者言人苟稱家有衣必見其所著之衣有終敝破也不虛稱
有衣而無敝也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者既稱有言必聞其聲

不可有言而無聲也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者人苟稱有行此事

必須見其成驗不可虛稱有行而無成驗也葛覃曰服之無射者此
周南葛覃之篇美后妃之德也詩之本意言后妃習締綌之事而無
厭倦之心此則斷章云采葛為君子之衣君子得而服之無厭倦也
言君子實得其服而不虛也引之者證人之所行終須有效也

注衣或在內新時不見

正義曰以經云苟有其車必見其載苟有

其衣當言必見其著今乃云必見其敝以衣初新著時或在內裏人不

見也其敝破棄時乃始見故云必見其敝

子曰至厥躬

正義

曰此一節明重言之事

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者從隨

謂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言當須實不可虛飾也

行從而言

之則行不可飾也者謂行在於前言隨於後論說於行則行當須先

實不可虛飾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者以其言行相副之

故君子當顧言而行以成其信也

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者

必須以行為驗不用虛辭為此之故則人不得虛增大其美事而減小

其惡事由美惡大小皆驗於行也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此大

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白圭之玉玷缺尚可磨而平之此言語玷缺

不可為而改之是無如之何也

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者此

詩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之詩也允信也言信實矣君子謂宣王展

誠也誠實矣而大成太平也引之也

君奭曰曰在

言者此周公言吾與一辭也

帝

往其時在上天也

之德故上天蓋申重獎勵文王之德

其集大命于厥躬者以文

王誠信故天命之引之者證言當誠信也

注奭召至下也

正義曰案周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經云公曰君奭是奭爲召公名也謂周公既致政仍留爲大師召公謂其貪於寵祿故不說也周公以善告之名篇爲君奭故云尚書篇名也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者以佚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以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字古文爲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古文爲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尚書爲寧王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者謂今文尚書讀此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也云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者三者謂此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讀者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周田爲割申其字近於義理故云古文似近之云割之言蓋也割蓋聲相近故割讀爲蓋謂天蓋申勸之禮尚書猶爲割謂割制其義與此不同

子曰至子凶

正義曰此一節明爲人臣之法當有恒也

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者南人躬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行無恒不可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之人而況於凡人乎

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者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性行無恒數誣卜筮故云我龜既厭倦於卜不於我身告其吉凶之道也引之者證無恒之人不可以爲卜筮也

允命曰爵無及惡德者此尚書傳說告高宗之辭云祭祀之末爵人之時無復及此惡德之人惡德無恒者也

民立而正事純而

祭祀者純皆也言若爵此惡德之人則立之以爲正事在下必學之若每事皆爵此惡德之人而以祭祀是不斷鬼神也言無恒之人不可祭祀也

事煩則亂者言若使無恒惡德之人主掌祭祀其事

則煩事煩則致亂也

事神則難者若使惡德之人事其鬼

神則難得其福

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恒卦九三爻辭言

人若不恒常其德故承之羞辱引之者言人而無恒其行惡也

其意慎

其意慎

辭人正也言其德

卷之六

卒

人故不孝夫子

注純猶至福也

正義曰一君

注羞猶至人也

正義曰此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

而婦言是從故云夫子凶也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

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之禮矣實逸曲禮之一篇也漢

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祔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何以下文鄭注又引逸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外更有逸禮者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爲逸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比此爲逸也故二逸不同其實祇是一篇也此奔喪一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爲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所服故知以士爲主也

奔喪至盡哀

正義曰此一篇摠明奔五服

之喪也從始聞至於喪所成服之節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論初聞之節五服皆然故鄭注云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鄭必知五服皆然者以下文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列云唯父母則知以前兼五服也

過行不竟哭

正義曰此一節

論奔喪在路不其國竟哭也

上

得

則成服而

下